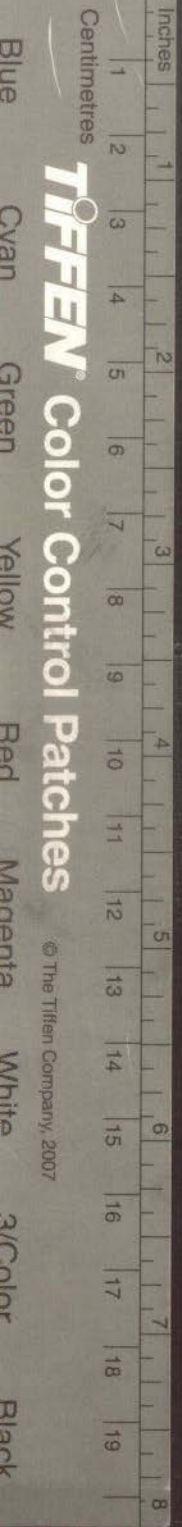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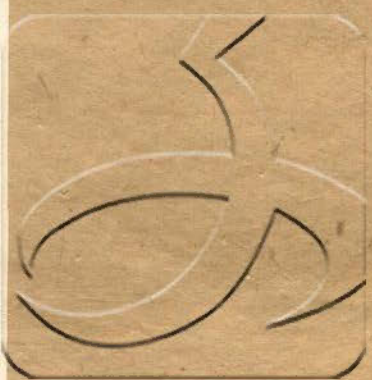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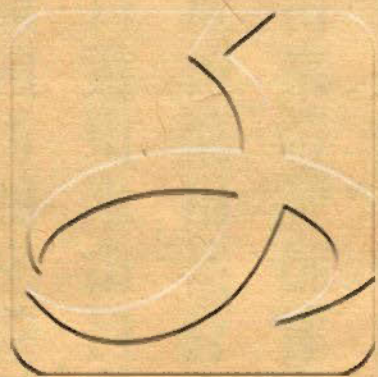




49.39元
8030
2:6

五燈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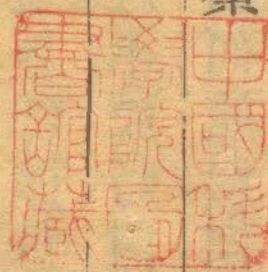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昆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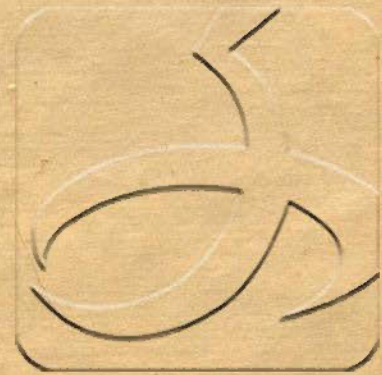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像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
 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
 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
 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
 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
 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



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
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
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
卻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
乞師垂示泉曰他卻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
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
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
此人因緣不在此卻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
祇爲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

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

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

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

外聞巖不薦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師卻下來問巖師

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

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

龍蛇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

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

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

不會處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

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
曰早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
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
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
無滲漏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
座巖卻問瀉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
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
道速道山休去瀉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
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
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

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
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
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
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僧問如何
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大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
相應曰忽起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卻問僧
除卻星與燄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卻問師還
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卻行住坐臥別
請一問有施主施襯藥山提起示眾曰法身還具四
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襯師曰性地非空空非

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褌師指佛
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
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
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
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
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
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
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山師到五峯峯問還
日給侍者方諧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
識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因
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用
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
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
年九月示疾有苦僧眾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
知之乎眾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眾曰吾當西邁理
無東移言訖告寂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
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
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

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勤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卻

問太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

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

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馮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

時曰粗經冬夏師曰甚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

卻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

佛法住後上堂示眾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

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

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

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卻不道問僧甚處來曰添香

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

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于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

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

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

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

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甚麼則有第二

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闡云正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

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卻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

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

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
 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
 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
 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
 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
 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卻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
 之右之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
 祇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會昌
 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
 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
 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塔諡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逸度量不羣自印
 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二
 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
 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
 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
 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
 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

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
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
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
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
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
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
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
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遶指風兩岸映一船
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
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卻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
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
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
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
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
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
終不說請和尚卻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
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
往山乃散眾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
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

六十三
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撓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浴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撓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棹樹慧省禪師洞出參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曹山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貓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猓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

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
祇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
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
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
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
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
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
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
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
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
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
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
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
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待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腳沙
彌卻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
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
我聞長安甚闊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
見誰說
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
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

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願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眾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我~~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庵後一日歸來值兩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腳眼始得守又

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

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
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守見老
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
去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
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
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
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
曰得卽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
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
投子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
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
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
採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
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
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
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
卻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
少間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

參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參達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參眾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參眾去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卽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卻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麼卽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潭州州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參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

向那裏會便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
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瘡卻卽閑苦
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
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
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
便打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
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
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
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
卻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參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
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卽消已息卽未息師
曰最苦是未息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
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虵手有甚麼限
僧參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禿
奴見甚麼了便怎麼問師曰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
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
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交師以手開胸曰還委老僧
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卻掩胸曰不妨太顯曰有甚
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參石鞏鞏常張
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
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
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
弓箭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
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
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
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
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
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
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
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悻悻有甚麼利
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
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
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
人還攝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
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
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
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有是邪師曰肉重干

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卽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卽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眾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卻有見處師僧未在上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眾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眾無對師曰旣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娘曰大眾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

孤負平生行腳眼問去卻卽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
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卽今蒙和尚指示師
曰若指示你我卽迷源曰如何卽是師示頌曰心是
性體性是必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
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眾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
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
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
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
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
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
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
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卻面前樹子免
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
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卽大悟便歸長髭髭
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卽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
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卽恁麼來我這裏作麼
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忒忒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

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
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
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
我若見卽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
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
室師見杏山僧眾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
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梳子盛將來無蓋盤子
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
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
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

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
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
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
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
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
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
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
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何況喻取之
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
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

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

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

諾師曰莫一向去卻回這邊來僧問曾到五臺否師

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

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

山紹鑿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爲

漸宗回抵瀉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瀉曰施主物莫

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

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

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

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晚上堂曰

大眾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吾喚沙彌爾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卻問

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

將順世垂語曰吾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

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

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

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
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
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
錫始露果熟香飄眾命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
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齧嚼處一代時教
整理時人腳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
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
則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賴汝不會若會卽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尙本分事
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這裏爲甚麼卻道不得師
曰腳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
奈真身何師曰琉璃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
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牕外問咫
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
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
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
祇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
道死急若不會雪峯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柰以師

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會學來始得會亂說卽不可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下笏示眾初機未覲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卻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眾曰不驚眾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齧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讐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腳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納衣與麼厚爲甚卻審這箇不得曰某甲納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聾師

日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
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
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卻歸清涼世界
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臥時卽有坐時卽無
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
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煞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日意旨如何師
曰脩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
夏天則無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亂本
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
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
生王子父鶴沖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
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
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
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功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
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
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
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
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

靜當陽邗肯露織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
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
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
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眾有長
坐不臥屹若株杙天下謂之枯木眾也唐僖宗聞師
道譽賜紫衣師牢辭不受光啟四年示疾告寂葬於
院之西北隅諡普惠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
提起蓋曰是邪是正師又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
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則麼生

師奪蓋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
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
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
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
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
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
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
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卻怨先師
先師旣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

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
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卻請和尚
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
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鋤
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
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
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
力源持鋤肩上便出太原孚上座代云師後住漸源
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
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

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一日寶蓋
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
卻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
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
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
師曰猶隔津在

淥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
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
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
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

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
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
僧卻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涿州杏山鑿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
咩咩濟曰瘞卻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
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
師曰打羅曰手打腳打師曰卻請和尚道泉曰分明
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

雲巖代云無手
脚者始解打

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腳師曰錯卽過不得也
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
山鋤茶園山擲下鑊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
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
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
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卻問師一時下來
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問一地不見二地
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
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

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閣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躡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卻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躡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大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半夜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音釋

齧五巧切音 曬所賣切音 釁厥縛切音 悱妃尾切音
咬齧也 暴乾物也 嬰大鉏也 悱切音
斐口欲言而 淦古暗切音 杙五忽切音 躡達合切音
未能之貌 紺水名 木無枝也

也 沓踐

蕭芹漢施資敬刊此卷第十三計字壹萬零二百一十三箇
光緒三十二年冬十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昆七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四世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任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畱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眾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

卻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無法本無法道無
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
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
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
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
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
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
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
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
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
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卻言無師
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
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卻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
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僞亦無真問十二
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
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
徒捩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
利之真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堂不知天
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
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

去賺殺闍黎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
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
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之輪如鳥之翼主曰將爲禪門
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
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
主聞舉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
解意下丹青目前卽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
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
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
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
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
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
天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
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
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
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
霜百步問兩境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
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喫茶

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卽不疑祇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師在瀉山作典座瀉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瀉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卻日頭天下黯黑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畱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睹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

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
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
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
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
中始得其僧歸堂東裝潛去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
鬧市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
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
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
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
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
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
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屎沸便作掀禪
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
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
師曰大眾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
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
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
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
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

法眼

云我二十年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
祇作境話會元十四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
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
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於一紀唐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
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
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
而逝塔於本山諡傳明大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參翠微
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
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
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
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
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眾曰先師入泥入水爲
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
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
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
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
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

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
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祇成箇邪說
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
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
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
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
曰獼猴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笨籬曰如
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
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狗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
量天祐十六年終於本山諡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

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

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意周遊後

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

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

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攜一餅

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

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

起油餅曰油油州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上堂汝

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日裏有可
道我老兒氣力稍劣唇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
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堞
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
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
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
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
堞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
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修廣如
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
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
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
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
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
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巨榮禪
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唇齒何
用要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
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
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
曰是曰和尚莫尿沸盃鳴聲師便打問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
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
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
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
峯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
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操漢
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
人參也無師將鑿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
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
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
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
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
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
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
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
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
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娘師曰無所生問如
何是火焰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
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
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

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
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

年後看取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

法眼

代云嚮重和尙日久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

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卽玲竈辛苦

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

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

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

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問一等

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法眼別云太似

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

發業殺人問和尙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

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

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

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

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

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間卽

和尙答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

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尙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
 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
 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
 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為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
 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
 時如何師曰吞卻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卻
 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眾生在甚麼處師曰見
 老僧瞋便道瞋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
 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
代云和尚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
識祖師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為師曰見後如何
 師曰不與人為師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尙
 出世當為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
 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
 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
 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
 似於人問併卻咽喉唇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
 不得問達麼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
 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
 問和尙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

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於室縱以無畏之辨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眾請醫師謂眾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謐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

元十四
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
坐絕人知曰如何卽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焰萬頃
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
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
曰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於此山薙草卓
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
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參師
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
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
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參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
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
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
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眾集師於座前謂眾曰不負平
生行腳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眾無對師曰若無卽
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眾何
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

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
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
縮一任老僧

青原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
臥麻衣草履亡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
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
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
且不爲名霜曰除卻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

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眾
請出世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旣不
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
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
敘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理時人手腳直饒剝盡到
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
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切
切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爲石霜侍者泊霜
歸寂眾請首座繼住持師白眾曰須明得先師意始

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
 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
 白鍊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鍊去座曰這箇
 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
 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
 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
 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
 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
 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
 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
 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干波競涌
 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
 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
 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
 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
 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聲前拋
 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
 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
 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
 宗大似西行卻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

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則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踐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

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問出祇是箇傳
 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
 作傳語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
 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
 徧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
 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
 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
 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
 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
 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
 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
 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
 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
 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為甚麼卻立
 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卻遣出曰為甚麼卻遣
 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
 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
 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

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
 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
 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
 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
 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
 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
 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
 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
 無數問一筆丹青為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
 卻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卻許誌公師

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
 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
 即燒香供養本爺娘師後住泐潭而終諡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涌
 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
 豈是僧邪彌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
 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鑿師驟牛而去彊德憩
 於樹下煎茶師回卻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
 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
 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

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尙自有時走作汝
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
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
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卻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
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
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尙不會薦取
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
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
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
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
拄一杖臥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他十八
兒論不柰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
不柰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
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
師曰和尚爲甚麼不柰何霜曰老僧若柰何拈過汝
不柰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
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
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卽太煞道祇道
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

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
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
得渠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
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
師曰昧不得問蛇爲甚麼吞卻師師曰通身色不同
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
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
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
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卽
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

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
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
法尙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
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會拶著
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
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
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

失卻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卽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卽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會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卽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於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嗣去也師曰躡

踏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卻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

妙師曰未聞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
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
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吾卻與一掌師
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
不見如是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
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卻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
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
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
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卻拍香臺師曰
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
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
面壁而臥臨終令集眾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
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
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諡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
請問問如何是和尚仙施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
雖有月蔥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曰奈何橋畔嘶
聲切劒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

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度師曰爲伊不
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
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
答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
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
卻來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
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
龜呈卦兆失卻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

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
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
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
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
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
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
事師曰如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
代無人歟曰歟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
迷到來爲甚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眞不得師
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爲甚麼邈不得
師曰綵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
不得曰和尚爲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
教我作麼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
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
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
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
阿那箇是其人師出眾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
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
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
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靈
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
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
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尙得力處師曰不
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
則應諡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沈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
始見德山陞於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
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
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
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
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岫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
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
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萌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鋤
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
坡國家嶽域尙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
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
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畱偈曰今年六十五四
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
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
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兔日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參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尙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邵武軍龍湖普願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邪霜曰是實事邢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卽穴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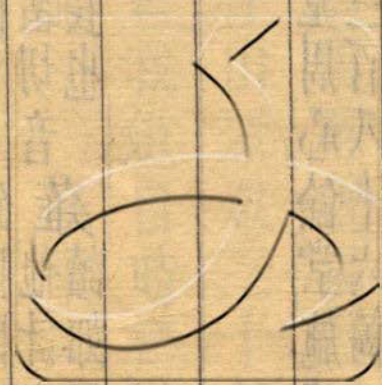
為泉曰此泉為他日多眾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
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
臨示寂聲鍾集眾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
示箇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
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
諡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
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
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
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音釋

湊干候切音撥北未切音撚乃殄切音裔以制切音
也斂聚也也鉢振闍也也忍執也也音曳胃
修思雷切音薙他計切音歛乞及切音
名差長也名積如鬚小兒頭之鬚

胡五福堂周心餘堂施資敬刊此卷第十四計字
壹萬零三百八十六箇
光緒三十二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昆八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五世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卅年出家具
 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對眾美之曰臨
 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
 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
 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
 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這裏是

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
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
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
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
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
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蓋糞裏淹殺師遊歷
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
往師接得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
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
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
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
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閻黎此間
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
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閻黎爭教無舌
人解語師佗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一
作佛莫愁眾生一
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閻
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
銜海珠游魚不願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
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
山曰苟如是卽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於涪

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
曰祇在闌闌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
何難曰闌闌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闌中要且人
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
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
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
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澧陽
洛浦山下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
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
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

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
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
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
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警然
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又問恁
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
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
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
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
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

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
莫被草埋卻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隱問
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
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
爭柰空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
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虛勞煩於飾彩
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何師曰道本無名不存明
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
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
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
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
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別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
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
若逢卽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
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
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辯烏
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
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
烏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

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
 淚悞作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
 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
 亭午猶虧半鳥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
 寒僧擬進語師曰祇聞風擊響知是幾干竿上堂孫
 贖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
 爺死僧無對法眼代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
 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
 蝦蟇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峯峯

不自雨滋石笋笋須生問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是否
 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答師曰泥龜任你
 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贖也遭貶剝師曰不
 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生僧
 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
 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
 境界師曰剝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
 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
 師曰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
 曰罌鶉餅頂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

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
 師還接否師豎拂子僧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
 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間佛魔不到
 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
 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荷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
 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
 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
 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
 滯迹去机卻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
 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

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保福別云必無如是妖怪

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

驚蟄曰干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

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

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

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

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概師曰但

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

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

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

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
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
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卽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
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柰何侍
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
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
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
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
元年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
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
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厲懇切眾以爲常略不相
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眾曰吾
非明卽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卽頭上
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
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
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得更
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
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
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

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

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覺

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

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

撫州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

否師曰或卽五日齋前或卽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

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罽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

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藥

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

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

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

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

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

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

我賤問懸劍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

何事師曰爲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

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

杓子吞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

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

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眾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廳

元十五
九
颺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
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
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
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
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年示寂塔
於院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
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卻棟梁材問如何是韶
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退後看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
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
扃曰向韶山口裏扃師曰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
向甚麼處扃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
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榔青青
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
是卽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
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
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
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超千聖外松蘿不與

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
 曰過在甚處師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
 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
 遵曰學人卽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
 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
 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
 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
 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
 劍上來老僧揜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
 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
 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
 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
 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
 醜終後諡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
 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
 甚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
 萬機求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
 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

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
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
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卻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
知乃通方曰爲甚麼彌勒卻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
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眾曰吾本約住此
十年今化事旣畢當卽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諡
元真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
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
榮枯各不同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
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
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
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
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
稀問如何是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
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

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叫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干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問父不投爲甚麼卻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如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山畚脫粟飯野菜澹黃齏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卽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大半人不見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

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卽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鷓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嶷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嶷及乎到來祇見一嶷師曰闍黎祇見一嶷不見九嶷曰如何是九嶷師曰水急浪花麤

幽州盤山禪師二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

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嶷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觀珍寶發現同侶相願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符吾管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尋住觀音眾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卽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示寂垂誠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眾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鈴鏹之子如何得歸向師
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
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
時鬣響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
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
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
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
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
師曰骰子未曾拋

潭州伏龍山禪師

第一世

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

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
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
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
矮子渡深谿問赤腳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卻問如何
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
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禪師

第二世

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

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狎狎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

第三世

僧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

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卻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實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

鐵船岳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

亦曰光睦

僧問如何是南源境

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眾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眾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卽去時牟和尚對曰大眾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確擣

磨磨不得忘卻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臥昏昏不舉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穆穆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筋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風箏有韻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

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
盛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卻斑
貓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
是和尙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
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無家風師曰
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
盤飧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
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
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
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
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
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
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
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
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
曰蟪蛄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
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新到持錫遶
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
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

處僧珍重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
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
酒失卻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
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
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卻來底人師曰
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
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
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
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
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
靈利翫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
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奉曰彼自無
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閉弓矢問僧近離何
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問曰賴遇問著某
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
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龜想龜殺活猶我
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
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
雁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

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刑卻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卻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船非汝而誰曰和尚聾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眾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眾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峯出家
依年受具謁九峯峯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隨眾見何
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
盲者自盲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
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尙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
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
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
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
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鋏
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鋏又作麼生師

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
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
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
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
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
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不
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
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
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甚
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

何師曰卽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眾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眾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諡法性禪師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畚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纒斲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

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臧失算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眾峯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臥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糊獠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綸垂不到磻溪謾放鉤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兔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

六十五
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
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
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
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卽休會
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爲迷途中活計曰離卻迷
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旣
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
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
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
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
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
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闔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
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
師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

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
阜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甚麼來
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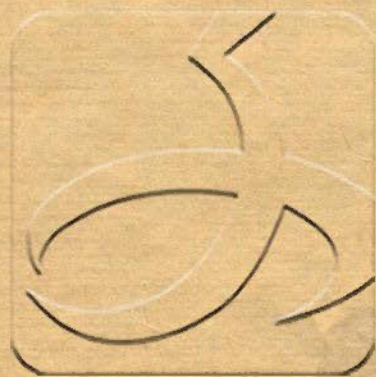
音釋

闌 胡關切音闌 市外門也 穉 杜兮切音穉 傍卦題草似稗切音

稗禾 穉切音穉 穉也 嬰 么莖切音嬰 岳也 鄆 禹問切音鄆 運地名 巉 俗儂字音 巉山名 蛆 千余切音蛆 俄干切音雅 野狗似狐 斲株玉切音 斲 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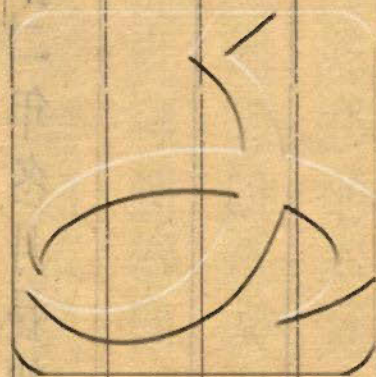
唐昌 韓施資敬刊此卷第十五計字九千五百九十六箇
光緒三十二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蘇脊

二十



六十五

三

